

冯内古特《五号屠场》中的后现代生态情怀

王育烽, 陈智淦^①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要]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重新解读美国当代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杰作《五号屠场》,冯内古特是一位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在小说中,冯内古特通过记录德累斯顿大屠杀事件及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二战前后的时空旅行,反映出后现代背景下的人类与自然界及生存环境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后现代生态情怀。

[关键词] 冯内古特;《五号屠场》;后现代;生态批评;生态情怀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1-0107-05

《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 1969)是美国当代反主流文化大师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1922-2007)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片段、拼贴、蒙太奇、戏仿等后现代派艺术手法,将历史与科幻相结合,记录了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二战前后在地球和外星球间的时间旅行,讽刺了战争的残忍和人类的愚昧。作品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赞誉,被称为“美国后现代文学的里程碑”^[1],文学评论界也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与解读,如“后现代艺术”、“叙事手法”、“战争影响”、“生存状态与荒诞性”、“虚无主义倾向”和“历史主义”等。随着生态批评理论的快速发展,国内外许多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相继被纳入生态视野,冯内古特及其小说中的生态思想也逐渐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如罗小云教授指出:“冯尼格特(Vonnegut 有学者译为“冯尼格特”,本文采常见译名“冯内古特”)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环境意识,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学的角度详细分析生存环境恶化的原因,警示人类‘逆向进化’的可能。”^[2]赵艳花博士也提到:“在全球化的现代性反思与生态主义思潮中,冯内古特对生态的反思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而利用生态批评对其进行解读已成为冯内古特研究的新趋势。”^[3]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生态批评的视角为出发点,结合作者的生平及生态批评理论的要旨,展现《五号屠场》中的后现代生态情怀。

一 冯内古特的后现代生态情怀

冯内古特一生创作过多部剧本、散文、短篇小说及以《猫的摇篮》(Cat's Cradle, 1963)、《五号屠场》、《时震》(Timequake, 1997)等为代表的14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常摒弃传统的小说结构和特点,通过天马行空般的后现代艺术,对后现代社会文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并始终关注科技对人类社会与生活造成的影响。美国批评家托德·戴维斯(Todd Davis)认为:“冯内古特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在坚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同时肯定人道主义价值观……他主张热爱人类并为人类服务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4]陈世丹教授也指出:“他在小说创作中总是从人道主义生态关怀出发,揭示后工业社会中荒诞而可怕的事实:机器造就人类的孤独,科技构成人类生存的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人类社会的不公平,贪婪的资本家疯狂地开发和破坏环境与文化。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使人类陷入危险的自我毁灭的生态环境。”^[4]按照生态批评研究先驱王诺教授生态文学的4个突出特点“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5]来看,冯内古特的小说多数可以列入生态文学的范畴。可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探析冯内古特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理解,挖掘他在作品中蕴藏的生态意识是可行的。

与多数生态作家一样,冯内古特的生态意识首

[收稿日期] 2014-10-24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后现代美国小说中的生态思想及其对海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资助(编号:JB13138S)

[作者简介] 王育烽(1979-),男,福建晋江人,厦门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①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先来源于亲身的生活经历。冯内古特早年曾在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读书,之后又到田纳西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钻研人类学,这些知识构成了他关注自然环境与人类未来的基础。二战期间,冯内古特参加美国空军前往战场,在欧洲战场上,他目睹了德累斯顿老城受到英美联军全面轰炸后的一幕幕惨剧及其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战争结束后,冯内古特到通用汽车公司工作,亲眼见证了机器对人的异化、科学对人的压制、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环境的破坏;在对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冷战及麦卡锡主义等进行的反思中,他对科技与现代文明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担忧,更加懂得“关心现代科学的发展,对科学的畸形发展造成的人性扭曲、扰乱生活的后果进行了大胆的预测和警告,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6]180},也使他的小说“常常借助想象的力量,针砭时弊,探讨科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6]182}。1988年,冯内古特应大众汽车公司的要求,给100年以后的人类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询问道,“如果我们现在将氢弹相互瞄准对方,随时准备发射,我们是否就能忘记更深层次的问题:自然界会怎样对我们?大自然毕竟还是大自然。”^{[2]44-45}在1991年出版的《比死还糟的命运:80年代自传拼图》(Fates Worse Than Death: An Autobiographical Collage of the 1980s)中,他也指出:“我们现在需要的领导者不是那些向我们许诺,只要照此下去就可赢得战胜大自然并获得最后胜利的人,而是那些有勇气和智慧公开提出向大自然理智投降的人。”^{[2]44}而在曾经声称的封笔之作《时震》中,他更是郑重警告:“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自我毁灭的行为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核战争、环境污染…都将危及人类自身安全。”^{[2]256}这一切的生活经历和后现代书写,无论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是精神生态,都有力地证明了冯内古特是个拥有生态情怀的伟大作家。

二 德累斯顿与“五号屠场”:人与自然的冲突

生态作家对自然生态的考察首先表现在自然界万物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征服、掠夺和摧残及对生态平衡的恢复和重建等等。美国生态批评开拓者之一的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 1939—)认为:“生态批评以拯救‘濒危的世界’为根本目的,致力于环境主义的实践,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用文学的形式唤醒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并通过文学的力量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7]71}《五号屠场》小说本身虽非典型

的环境作品,但从许多角度看也表现了冯内古特的生态文学思想。

众所周知,“五号屠场”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是作者杜撰的“黑色幽默”名词,时至今日已然成了后现代社会荒诞和残忍的特殊符号。《五号屠场》中的德累斯顿大屠杀片段是根据冯内古特在欧洲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写。战争的惨痛是他一生难以抹去的伤痕,更对他生态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他创作的一大主题。“屠场”是被德军俘获的美军士兵关押之所,是一个充满杀戮的战俘营,连战俘们在里面使用的蜡烛和肥皂都是用人体脂肪制成的,杀人在此处和屠宰猪、牛、羊并无两样。虽然美军标榜说轰炸德国是对纳粹势力的正义报复,但在冯内古特看来,这纯粹是伤天害理的暴行,不仅是对一个城市的毁灭,更是对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毁灭,“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一切都精心设计,所以更为彻底,没有什么动植物躲过浩劫”^[8]。此刻的德累斯顿,在他的眼里,俨然是整个破碎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缩影。

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冲突主题也可从对比的角度加以分析。主人公毕利刚到德累斯顿这座千年古城时,就被城市的美景所吸引。他情不自禁地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平所见的最可爱的城市。天际变幻莫测,妖娆多姿,富有魅力而又荒诞离奇。它好像一幅逐日学校的天国画。”^{[9]116}在其他城市都已遭到狂轰滥炸,而德累斯顿连一块玻璃都未被打碎之前,冯内古特又写道:

今天下午就要离开这儿到德累斯顿去,据说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你们不会像我们这样被围起来。你们将走出牢房,到富有生气的地方去,而且那儿的食品肯定比这儿丰富…我已五年没见过一花一树,也没见过妇女和孩子——也没见过狗或猫…^{[9]114}。

未遭受破坏之前,德累斯顿是多么安静美丽的城市。和谐、真实,食品充足,长着树木和鲜花,有女人,有孩子,有动物。整幅和谐的生态环境犹如战争世界中的最后一方净土,有静有动,交相辉映,构成的是一幅多么情趣隽永的春景图,分明就象征着人与自然乐园式的合一状态。然而两个多月过去后,当这座古城受到轰炸,我们看到的却是德累斯顿瞬间成了火海,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整个城市沦为真正的屠宰场:“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石头滚烫,周围的人全见上帝去了”^{[9]137-138}。这片乐园

被枪林弹雨破坏了,原有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更是一去不复返。冯内古特通过描绘一个恐怖的屠宰场和饱受摧残的城市,批判和谴责了被欲望冲昏头脑的人类对自然生态之破坏行径,表现了他对自然环境给予的深切关注。从他给我们展示的这几幅触目惊心的画面中,可以看出他对当前的生态环境抱着多么深层的忧患意识。不仅如此,冯内古特在小说中采用高超的叙事手法,时而将镜头对准过去,时而转向现在,同时利用时空跨越,随时为读者记录下此刻被人类恶行破坏的自然与昔日的和谐美丽,通过鲜明的对照,烘托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和谐。这样的效果,无疑进一步突显了作品的生态主题。例如小说的第1章,毕利在外行走时,我们看到这样一段描述:

我们见到了一条河,便得停下来,这样,她们可以在河边欣赏一会儿。她们从未见过这种不含盐份、河床狭窄的流水。这就是哈德逊河。河中有鲤鱼,我们能看见。它们挺大,像核潜艇。

我们还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它们从悬崖上飞奔而下,注入特拉华河。要停下来看的东西很多——然后又该往前走^{[9]11-12}。

清澈的河水、瀑布、溪流、漂亮的鲤鱼,此番美景确实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欣赏。这幅清新的画卷不仅表现出毕利和两个小女孩对自然美的欣赏与渴望,也体现了作者本身对自然美的渴求。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后现代社会里,人类为了一己私利、日益膨胀的欲望,大肆破坏了自然环境:河流被污染,鱼儿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濒临灭绝。因此当毕利和两个小女孩看到鲤鱼时会有如此好奇的反应。不仅水里的鱼儿深受其害,陆地上的动物和植物在战争中更是未能幸免于难。小说中,作者写道,“德国的有蹄类动物几乎已被人们,主要是士兵宰光、吃尽,并被排泄掉了”^{[9]119}、“手推车的车轴上满是死牲畜的肥油油污”^{[9]122}、“太阳刚落,城市映在落日的余晖里。余晖在富有田园风光的空处形成了一座座低矮的悬岩,正对着空空如也的牲畜围栏”^{[9]122}、“白色象征白种人,他们是大陆的拓荒者,他们把沼泽里的水排干,砍伐森林,修桥铺路”^{[9]125}。这番描述似乎让我们听到一大批动物被人类残忍屠杀时的嚎叫,“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关系从平等互利、和睦共处的关系,恶化到相互杀戮的关系”^[10],以及大量树木被砍伐时的情景,形象地表明了冯内古特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冲突的关注。小说的结尾部分,“毕利和其他的人到林荫道上散步。树木在抽芽,路上没有

人,也没有任何来往的车辆。有一辆被遗弃了两匹马拉着的运货马车,车是绿色的,样子像棺材。一群鸟儿叽叽喳喳的在谈话”^{[9]164},让我们看到大屠杀过后,城市的四周寂静无声,只听得鸟儿的阵阵叫声,“鸟儿,无论是寂静的,还是发声的,在文学作品中都经常表现人类的破坏。虽然冯内古特笔下的小鸟不是受害者,但它们与其他人描写的小鸟一样,表现了地球上的各种杀害,也是环境破坏的一种印记”^[11]。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引人深思,呼吁读者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一个适合居住的新家园了。

三 541号大众星:科幻世界的心灵港湾

科幻小说用了很长时间才赢得学术界的足够尊重,因为很多人至今还将其看作通俗而非严肃的体裁,对科幻小说进行的生态批评也显得较为落后。毕竟科幻小说所表现的通常是人们现在无法接触到的事物。然而,“文学与科学面对的是原本就是同一个宇宙,本就应同心协力为整个宇宙服务”^[12],科幻小说中的预言虽然玄幻,却可以让我们反思现在所做的一切,将来会发生什么后果,这点对于人类技术理性的先天残疾及因此导致的对大自然的破坏尤其突显。“整整半个世纪以来,对于生态学地球危机环境伦理学以及人类与非自然界的关系,科幻小说投入的兴趣即使不能说始终如一,至少也是非常执着的”^{[13]64}、“从潜力上看,没有什么体裁能比得上科幻小说——能够在行星的层面上对‘环境’的思考。科幻小说中奇妙的梦幻之境——对太空行走和星球大战的荒诞演绎,入侵者对抗地球保卫者的情节剧、后弗兰肯斯坦时代的仿生杂交儿等——经常将生态学表面化,尽管这些作品中暗含的‘地球可被技术危险物摧毁’的假设与‘生态焦虑时代’假设如出一辙,而后者推动了今天更加精妙的环境想象”^{[13]65}。冯内古特身处当代世界,深感技术文明社会对人的压抑。在这样的社会中,苦难、失望接踵而至,整个社会没有秩序,没有希望,残酷现实使他寄情于科学幻想,用预警的方式表现着自己关注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思想。如在名著《猫的摇篮》中,他就用不少笔墨描写了因科技产物“九号冰”侵蚀大地之时,整个世界即将毁灭时的恐怖:

我睁开眼睛——整个大海都是冰—9。

润泽的绿色大地是一颗蓝白色的珍珠。

太阳黯然无光。波拉西西,太阳,变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黄球,细小而残酷。

天空中布满昆虫。昆虫乃是一条条的龙卷风。

我抬头看那只鸟曾经飞过的天空。就在我的头顶上倒挂着一条长着紫色嘴巴的巨大昆虫。像蜜蜂似的嗡嗡作响。它摆动着。以淫秽的蠕动姿态摄取着空气。

我们人类四散奔逃;连滚带爬地从靠陆地一边的楼梯逃离我分崩离析的雉堞^{[14]279-280}。

...

龙卷风将有毒的蓝白色冰—9的霜花撒播到四面八方的同时,也将地面上所有的人和动物撕成了碎片。任何尚且活着的东西也将很快地死去^{[14]283}。

...

没有气味。没有动静。我迈出的每一步都在蓝白色的霜花里喀嚓喀嚓地作响。每一个响声都有回音伴随。封存的季节已经过去。地球已被牢牢地锁定。...死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过。...地球母亲——她不再是个好母亲了^{[14]287}。

...

如果我爸爸此刻像莫娜这样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沿着宫殿门外的大路向前走,我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问。“爸爸,为什么所有的树都断了?爸爸,为什么所有的鸟都死了?爸爸,什么东西使得天空这样难看,爬满昆虫?爸爸,什么东西使得海洋这么坚硬,一动也不动?”^{[14]289}

同为冯内古特的科幻代表作品,《五号屠场》的生态预警思想虽不及《猫的摇篮》那样明显,但也不乏其独到之处。小说引人入胜的除了主人公毕利二战的经历外,还有他在外星球的片段生活记忆。冯内古特擅长后现代拼贴手法,信笔所至,随意拼凑出跳越时空的片段情节,这些片段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前呼后应,有机地统一在对后现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之上。在冯内古特看来,“科技真理无法拯救世界,他见到的是科技如何降临在德累斯顿。科技还将人文思想在万物中的地位贬低...军事科学把人类当成垃圾”^[15]。小说中,毕利因为难以抹去的战争记忆导致精神受刺激和脑部所受的创伤之后,脑海里突发了奇想,幻想到自己遭外星人飞碟绑架,作为展览品被送到一个叫“541号大众星”星球的动物园中。在这个星球上,读者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观看地球,可以看见地球上的人类在进行愚蠢的杀戮,冯内古特也借这里的生物之口,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人类进行了无情的嘲弄:

他们在天气明朗时越过沙漠看山脉,他们可以任意看到面前的一个山头或一只鸟或一团云或一块石头,甚至还可以看到身后的峡谷深处,而在他们中间却有这位可怜的地球人。他能看见什么呢?他的

头套在他永远不能脱掉的钢质球罩里...^[10]。

一个观众通过讲解员问毕利,他到目前为止在541号大众星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毕利回答说:“学到一个星球上的全体居民如何能和平生活。你们知道,我原来居住的那个星球开天辟地以来就进行着愚蠢的杀戮,我亲眼目睹过被我的同胞在小塔里活活煮死的那些女学生的尸体,当时我的这些同胞还自认为与邪恶斗争而感到自豪哩。”^[10]

“541号大众星”是冯内古特虚构的一个十分遥远的乌托邦式星球。这里充满了和平互爱与自然美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处处是自然淳朴的原生态景象。星球上每个人都能欣赏到山川、河流、云朵、小鸟儿等象征大自然之美的生物。然而透过外星人的眼光,可怜的地球人能看见什么呢?毕利的回答是“愚蠢的杀戮”,从深层的生态角度讲,或许是“头套在他永远不能脱掉的钢质球罩里”的部分原因,正如冯内古特在生态小说《加拉帕戈斯群岛》中所认为的,“人类自身的行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因为这些东西都来自人类的大脑。从人类向自己和对方以及所有生物施加的暴力上看,其他星球的来访者必定会认为地球环境已经失去控制...”^{[2]246}。尽管被当作动物任外星人观赏不免使他感到耻辱,但在动物园里他过得十分潇洒:他可以享受到短暂的温存,远离地球的纷争,获得渴望多年的安宁。这种差距,同在德累斯顿的屠宰场相比,简直天壤之别。他甚至在此刻想到了自己结婚时的喜悦,并把这份喜悦同美丽的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新英格兰度蜜月,时值小阳春。他们沉醉在甜蜜蜜、苦丝丝的神秘气氛之中。这对夫妻的房间的一面墙非常罗曼蒂克,全装了法国式窗户,面向阳台和远处油腻腻的海港。

夜色苍茫。一艘红绿相间的海轮轰隆隆地从他们的阳台旁经过。离他们的结婚床只有三十英尺。轮船正驶向大海,船后拖着一条闪闪发亮的长浪,空轮船发出洪亮的回响,使引擎的歌声圆润而嘹亮。码头开始同唱一只歌,接着,这对度蜜月的夫妇的床头板也唱起歌来了。海轮驰远以后,歌声仍久久不息^{[10]93-94}。

在这个时值小阳春的夜晚,新婚夫妻沉醉在月光下倾谈着美好的爱情。大海、波浪、轮船、歌声,这些意象看似简单,但在主人公的眼里却是那么和谐欢快,这种浑然一体的结合,分明是生态学家所向往的境界。身处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大多失去了美丽的诗意、浪漫的情调、自然的庇佑与精神的家园,若

能在文中描绘的怡人气氛下,在这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完美契合之时,与爱人促膝长谈、深情相拥,岂不羡煞旁人?生态批评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从“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生态批评更加着眼于语境——心理语境、社会语境以及地球或环境语境”^{[7]73}。从这点看,毕利和新娘正是在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上享受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五号屠场》中,冯内古特构造了“541号大众星”这个充满科幻色彩的心灵港湾,并将它与饱经风霜的地球对比,又描写了主人公毕利面对不同的两个星球景象所领略到的生态思想,实际上是在呼吁人类回归自然,用心感悟人类与地球的关系。

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 1939—)指出:“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的,他为生态学运动所倡导的持久见识提供了哲学和意识方面的依据,将成为新文化范式的基础。”^{[7]121}的确,后现代主义者对精神生活的看重并不亚于任何流派。在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这个问题上,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实际上与爱默生、梭罗以来诸多文人提倡的重归自然、净化心灵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2]246}。他们同样主张保护大自然,享受贴近自然的简朴生活,也懂得欣赏大自然美妙的意蕴。以“黑色幽默”等后现代艺术手法见长的冯内古特,也许并不能算作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生态作家,但他在许多作品中描绘后现代社会环境的同时,又充满了对生态主义的渴望与诉求。《五号屠场》中,主人公毕利在不同时空的所见所思及其隐含的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既是冯内古特对后现代社会的客观认识,也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后现代生态环境的关怀。这份热爱自然的生态情怀可以说为研究冯内古特乃至整个后现代美国文学提供了另一个较有意义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杨仁敬.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4: 96.
- [2] 罗小云. 拼贴未来的文学——美国后现代作家冯尼格特研究[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 [3] 赵艳花. 精神生态视域中的冯内古特小说[J]. 天中学刊, 2013(2): 79-81.
- [4] 陈世丹, 高华. 论冯内古特构建的适于后现代人类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J]. 当代外国文学, 2010(1): 133-141.
- [5] 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
- [6] 汪小玲. 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7] 陈小红. 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评[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 [8] 罗小云. 跨越世纪的政治预言——冯尼格特后现代小说解读[J]. 当代外国文学, 2002(4): 125-130.
- [9]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五号屠场[M]. 云彩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 [10] 曹山柯. 论《五号屠场》的“家园”意识[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1(2): 230-244.
- [11] Wallace Molly. War is for the Birds: Birding Babylon and the Military-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Complex [J]. Cultural Critique, 2010(76): 126-147.
- [12] Blackburn Thomas. Science and the Outer Gloom: Or What Goes on Out There in Our Hearts? [J].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75(2): 13-16.
- [13] [美]劳伦斯·布伊尔. 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 刘蓓,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4]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猫的摇篮[M]. 刘珠环,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15] Klinkowitz Jerome. Vonnegut in Fact: the Public Spokesmanship of Personal Fiction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80.

Vonnegut's Post-modern Ecological Concern in Slaughterhouse- Five

WANG Yu-feng, CHEN Zhi-gan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article giv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Kurt Vonnegut's famous work Slaughterhouse-Five. The study holds that Kurt Vonnegut is a writer with ecological concern. In Slaughterhouse- Five, Vonnegut, with his post-modernist writing skills and the depiction of a story about the Dresden holocaust and Billy Pilgrim's time-and-space travel, reflects his concer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n, nature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post-modernism.

Key words: Vonnegut; Slaughterhouse-Five; post-modernism;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concern